

论“双性同体”思想的历史流变

张荣升, 丁 威

(牡丹江师范学院 英语教育系,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摘 要:从史的角度对“双性同体”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可将其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母系社会时期的两性互补;近代时期的生理与心理协调;成熟时期的理想创作人格;走向未来的日渐开放意识。其内涵的不断丰富,显示出“双性同体”思想的演变轨迹。

关键词:双性同体;伍尔夫;思想内涵;演变轨迹

Historical Ideological Change of Androgyny

ZHANG Rong-sheng, DING Wei

(English Education Department,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udanjiang Heilongjiang 157000, China)

Abstract: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androgynous idea i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it undergoes four different stages: in matriarchal society two sexes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in modern times there was physiological and psychic coordination, in ripe times there was ideal creative personality 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keep open.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androgynous thought are being enriched and its changing track showed.

Key words: androgyny, Virginia Woolf,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development track

“双性同体”又译为“雌雄同体”,其英文书写形式为“androgyny”,在生物学上指同一个体既有成熟的雄性性器官,又有成熟的雌性性器官。在心理学上,则指同一个体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有突出的女性人格特征,即兼有强悍和温柔、果断与细致等性格,这两个特征会根据个体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表现。这个概念在具体使用时一般都摈弃了生物学上的涵义而强调其象征意义。“双性同体”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其内涵极为丰富和复杂。笔者试图勾勒这一思想的演变轨迹,揭示其不同时期的思想内涵,以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促进其价值实现。

一 母系社会:两性互补中达至强健的内心祈愿

“双性同体”这一思想的萌芽可追溯到母系社会时期,此时的双性同体是人类未受压抑、未分割前

的无性意识状态,代表了人类最初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体现了远古人类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对生命和生殖的敬畏与赞美孕育了希望两性结合为一体的“双性同体”思想的萌芽。因此,母系社会时期的“双性同体”思想体现了人类对男女两性结合的赞美、对生命永恒的渴望。

“双性同体”作为一种神话思维和意识在世界文化史上由来已久,将双性同体神作为创世神和人祖之神的情景相当普遍。神话是人类心理的折射,双性同体的神话思维究其心理发生,当源于人类渴望克服性别对立,从两性互补中以达强健的内心祈愿。美国学者卡莫迪就指出:“古代人通常将神圣者描绘为两性兼体的,即它既是男的又是女的。事实上,两性兼体是古代人表示全体、力量以及独立自存的普遍公式。人们似乎觉得,神圣性或神性如果要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它就必须是两性兼体的。”^[1]双性同体的意象以雕塑、绘画、神话

收稿日期:2009-02-16

作者简介:张荣升(197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牡丹江师范学院英语教育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丁 威(1980-),女,黑龙江牡丹江人,牡丹江师范学院英语教育系助教,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等形式广泛地出现在世界各地,具有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在印度孟买附近象岛的一个石窟里,有许多古代工艺品塑像,把湿婆和他的妻子雪山女神表现成具有雌雄同体性质的存在物。这种双性同体表现使印度教的最高神祇把妩媚和刚强、温柔和力量、女性气质和男性特征完美地集于一体,从人类两性体征和能力的集大成中显示出超凡入圣的神性和神力。“双性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合一”也存在相通之处。“阴阳合一”作为一个古老的心理原型和一种神话思维模式在中国文化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体现。古老的“太极图”,这具有宇宙生成论意义的东方文化符号,虽以头尾相随的黑、白二鱼组成,却偏让黑鱼头部点以白眼而白鱼头部点以黑眼,分明又传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阴阳合一意。具有跨民族意义的双性同体无论出现在什么样的文化语境中,总是象征着一种超凡的神性和神力,既胜过单“阴”又胜过单“阳”,它是两种力量的整合与升华。

然而,进入父权制社会之后,性别对立的观念逐渐建立起来,人类这种浑然完整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与此对应,神话中的双性同体神也由合体分为两体,分体之后的男神和女神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地位平等,而有了尊卑、高下之别。“居于天庭地位统驭人世万物的天神往往是男性神,而承载和繁衍万物的大地是女性神,这中间的高下、主次、施与和被施与、甚至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差异,或隐或显地有所表现。”^[2]“双性同体”思想也逐渐从主流文化中退却,但它作为一种完整存在的理想仍然为后人追慕向往。

二 近代发展:生理与心理协调的必然要求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的双性存在的生理与心理基础。他认为:“对人类而言,纯粹的男性或者纯粹的女性无论是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还是在生物学的意义都是找不到的。相反,每个人都表现出自己所属性别的特征与异性特征的混合,表现出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结合,不管这种特性是否与自己的生物特性符合。”^[3]弗洛伊德通过对男女成长过程的精神分析得出了男女两性的区别是由两性的生理特性不同而造成的结论,但他却忽视了造成两性分化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因素,将两性分化归因于两性生理特性的不同,因而使他的“双性同体”思想自相矛盾,受到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和精

神分析学说的继承者诺尔曼·布朗等人的批评。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对“双性同体”进行了心理学的阐释。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中,他提出人类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始模型,即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阿尼玛是男性的女性特征,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补偿因素;而阿尼姆斯是指女性的男性特征,女人也具有潜在的男性本质。通过千百年来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男人和女人都获得了异性的特征。这种异性特征保证了两性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尤利西斯》最后部分莫莉的内心独白之所以得到千百万读者的认同,并被荣格评价为“只有魔鬼的祖母才能把一个女人的心理捉摸得那么透”,^[4]其原因正是由于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乔伊斯才能够真正地揣摩、捕捉到女主角莫莉的内心活动。无独有偶,中国戏曲中的男旦之所以能够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体察女性,并惟妙惟肖地表现女性角色,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由于男女两性都存在与自身性别相异的一面,“要想使人格和谐平衡,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5]否则,被压抑的异性因素将逐渐积累甚至危及生命主体的存在。从“双性同体”理论分析,有“雄狮”之誉的海明威最终自杀身亡,正是他平时过多表现男子汉气质而压抑了阿尼玛情绪正常宣泄的结果。同理,沃尔夫笔下的拉姆齐夫人,由于完全压抑了自身的男性气质,导致其能力无处发挥,而出现心理失衡和扭曲,进而形成畸形的控制欲,成为阻碍家人和谐相处、不能如愿到达“灯塔”——完整和谐的双性同体人格——的负面力量。荣格进一步提出了每个人的人格构成,除了“自我”(ego)之外,还有“自性”(self)。“自我”是意识中心,总是屈服于现实原则而压抑人的一部分人格特征;而“自性”则是人的心理整体,是无意识的,具有一种内在的追求统一或完整的先天倾向性。“自性”促使每个人与他(她)的异性一面融合,从而消除两性的界限,达到“双性同体”的新境界。可以看出,与弗洛伊德狭隘的生物学性别理论相比,荣格的双性别理论显得具有动态灵活性,也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尤其是他的“自性”理论构成人的创造性潜能的逻辑前提,提出了人类实现双性人格的可能性。然而,荣格也没有跳出男女两性的不同是由人的生物特性不同决定的思维框架,他对男女性格的划分也采用传统的二元对立法,所以,荣格的“双性同体”思想也是有缺陷的。

三 逐渐成熟:理想的创作心态与人格

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将“双性同体”作为文学创作的思维机制,作为文学批评的一般标准,是从伍尔夫开始的。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提出了理想的创作心态与人格:“双性同体”。她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人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宜的状态是,两种人情谊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也许纯粹男性化的头脑不能创造,正如纯粹女性化的头脑也不能创造。”^[6]由此可见,伍尔夫要求作家在创作中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要有超性别意识,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在心灵中,男女两性因素必须协调配合,艺术创作才能完成。”^{[7][162]}

伍尔夫认为写作应既不为男权文化的权威所影响,又不被绝对的女权意识所左右。她很厌恶当时“男人只用他们脑子的男性的那面写作”,他们的“书上横着一条阴影,很直很黑的一条,一个像‘I’那个字母那样的一个影子”,^{[7][157]}这不仅使作为女性的伍尔夫感到厌烦,也使作为作家的她反感,这种“男性气概”堵塞了作家创作力的源泉。与此同时,伍尔夫认为女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容易引起对现实的歪曲,使作品丧失了完美的整体性。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就会注意到其中所隐含的激动和愤慨,就会发掘她永远也不可能毫无牵挂地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表达出来。她的书必定是畸形、扭曲的……她的想象力由于义愤填膺而偏离常轨,而我们感觉到了它在偏离。”^{[7][128]} T·S·艾略特所提出的诗歌创作“非个人化”原则,也与“双性同体”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要求诗人摆脱个人狭隘的感情而进入到人类灵魂的深处,抒发整个人类的情感。无论是诗人还是作家,一旦囿于个人情感的小圈子就不可避免会损害其作品的感染力。

国内外有关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的争论颇为激烈,主要呈现以下两种态势:一是对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持肯定性的评价,认为这一思想有助于消除父权制的性别歧视和两性对立,因而大力提倡并将其作为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代表人物卡罗琳·海尔布伦提出,“双性同体”表达了伍尔夫消融两性之间差异的理想。“两性可以任意选择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摆脱强加于男性和女性的条条框框,获得个人的自由,走向一种没有性别差异的理想社

会。”^[8]赫尔·布鲁恩在《认识双性同体》一书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她甚至认为我们将来的出路在于从性别两极化和性别牢笼中挣脱出来的运动,即要通过“双性同体”来消除两性间的差别从而达到一种两性和谐的社会理想。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还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早在1987年,孙绍先就根据伍尔夫思想提出了“双性人格”的概念。他所说的“双性人格”是“指参照历史上典型的男性精神和女性精神而言,以往这两种截然分裂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有融合的趋势。就人的本性来说,不存在男人的天性或女人的天性,只有人类的天性。男性和女性摆脱刻板性格模式的束缚,走向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精神世界,这符合今天文化向个体复归的大趋势。”^[9]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伍尔夫一直以女性特有的直觉、细腻和机敏,密切关注着妇女的辛酸历史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深入探讨了男女两级对立形成的社会因素,最终跳出了“男女两性的不同是由人的生物特性不同决定的”理论框架,避免了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男性在“双性同体”这一思想上的局限与不足,提出了理想的创作心态与人格。

第二种是对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持否定性的评价,认为这一思想是伍尔夫对父权制的妥协,因而拒绝接受这一观念。其中美国学者伊莱恩·肖瓦尔特批评最为猛烈。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肖瓦尔特指责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是对自己身为女性的愤怒排斥,是向男性中心文化的归化,体现了伍尔夫深受父权文化的影响。此外,她对伍尔夫在书中运用的创作技巧,如重复、夸张、滑稽模仿、怪诞、多重视角等亦大为不满,视此书极端的非人格,躲躲闪闪,戏语连篇,尽和读者玩游戏。作为一个发展的理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在弥补前人理论缺陷的同时,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伍尔夫对“双性同体”这一重要理论使用了隐喻化的文学性语言,使得“双性同体”这一概念较为模糊,容易产生误解。其次,伍尔夫只是把“双性同体”作为一种理想的创作心态与人格提出来,至于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状态,以及怎样的作品才是达到双性同体的作品都没有进行详细阐释。最后,伍尔夫对创作时双性因素和谐配合的过分强调使她排斥冲突在创作过程的作用。事实上,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的完美结合只是创作过程中的瞬间体验,冲突才是常态,并且对创作有着正向的推进作用。

四 走向未来:双性同体思想日渐开放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对传统社会男女二元对立的消解,对男性中心的颠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思索两性关系的理论平台和发展空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继伍尔夫之后,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她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另一种双性”: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持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这种双性并不消灭差别,而是鼓励差别,并增大其数量。^[10]西苏要求的是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双性同体,一种超越两性的双性同体,并且她认为由于女性独特的经历、体验——怀孕、生育,从某种意义上,妇女是双性的;男人则泰然自若地保持着荣耀的男性崇拜的单性的观点。在这里,女性不会因为双性同体而像男性,或者消除了女性,而是因双性同体而更为女性。西苏的“双性同体”是一种激进的、建设性的思想,在以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男女二元对立社会中,她以既有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双性同体来解构这种顽固的二元对立。并且在实现双性同体这一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女性的主动意识明显提升,为女性抒发自我,发展自我打开一片天空。这显然是对伍尔夫思想的超越。然而,西苏的“双性同体”思想过于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并认为女性在双性同体的实现这方面更占优势,使其又陷入性别本质主义的陷阱,只不过是女性至上取代男性至上。相比之下,伍尔夫反对在男权之后再建立一个女权社会,因而她反对强烈的女性意识,希望女性作家摆脱性别身份对自我的困扰,进入自由自在的写作状态,并且还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塑造了一些经过努力达到“双性同体”境界的人物形象,如莉莉、彼得·沃尔什等。这无疑表明了伍尔夫的观点:只要能够摒弃传统的性别观念对自我的束缚,无论男女都可以达到“双性同体”的状态。

国内学者吕洪灵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理解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使人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她认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主体,而不是一种客观、静止的存在。她还认为,像“双性同

体”这样内涵复杂的概念,根本不需要也无法为其营造一个明确的定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启发人们的思考,丰富人们的认识和创作实践。吕洪灵的观点极大地拓展了对这一思想的接受空间,把握了“双性同体”思想的精髓。

“双性同体”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伴随人类追求理想人格模式的过程,“双性同体”的蕴涵也不断发展变化,两性边界的模糊正成为世界潮流的一个总体趋势。双性同体作为一种体验方式,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作为一种理想的期待,其意义和价值是值得研究和体验的。它体现了人道主义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结合了平等、差异两种倾向,构想出两性形象的新模式。“双性同体”可看作是现代和未来男女两性人格之全面发展的理想,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它必将会激励更多的国内外学者进行不断地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D. L. 卡莫迪. 妇女与世界宗教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14
- [2] 周乐诗. 双性同体的神话思维及其现代意义 [J]. 文艺研究, 1996 (5): 89.
- [3] 弗洛伊德. 性欲三论 [M]. 赵 蕾, 宋景堂, 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79.
- [4] 乔伊斯. 尤利西斯 [M]. 萧 乾, 文洁若,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4: 12
- [5] 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 [M]. 冯 川, 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87: 53
- [6]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房间 [M]. 贾辉丰,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85.
- [7] 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小说与小说家 [M]. 瞿世镜,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162
- [8] 吕洪灵. 双性同体的重新认识:批评·理论方法 [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 (3).
- [9] 孙绍先. 女性主义文学 [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159 - 160
- [10] 张京媛.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 [J].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99.

责任编辑:卫 华